

## 台前幕后

停工不停功  
精艺才精益上海文艺团体  
逐步回到轨道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  
常任指挥张

疫情拖延了新年复工的脚步,为坚固“上海堡垒”,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也度过了最漫长的宅家期。然而,如同城市的有序运转不能等,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能等,戏曲演员的基本功、芭蕾舞演员的肌肉记忆也不能等,不少院团也在“停工不停功”的节奏下尝试逐步回到轨道中来。

## 记者手记

你的故事  
我们的歌

“她说,我把妈妈借给你;她说,我把家人让你;我请她呵护你、安慰你、陪伴你……”尽管疫情拖延了复工的脚步,但艺术创作并不会因此停摆。

昨日,上海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公益歌曲《我把妈妈借给你》全面上线。这位青年作曲家坦承,创作的初衷是希望抗疫期间社会上能够有一些不矫揉造作、非口号式的精神食粮,“虽说唱歌肯定帮不到一线什么具体的忙,但如果真用心写,起码可以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让这些白衣天使的形象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浮现,并一定程度上鼓舞人们在这段压抑时期产生一些信念和共鸣。”

歌名《我把妈妈借给你》是摘自武汉一名16岁少女陈琪方写给患者的公开信,她的妈妈刘凡和外公刘敦礼都是一线医护人员,她在加油信中那句“挺住,我把妈妈和外公都借给你”给予龚天鹏极大触动。“故事中没有生离死别,而是特别暖心宽慰,一封信将患者、医生和家属三方面不同的处境和心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平凡而动人的故事,比喊口号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如同这故事本身的温情,歌曲选择了较为深沉、深邃的曲风,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当下“阳光洒满大地”的“必胜套路”,但依旧怀有强烈的憧憬。最后一句“你就说,你早知道,你会赢”是无论在抗疫期间还是胜利之后都可以表述的情感。在龚天鹏看来:“和所有保卫国家、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人士一样,医护人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被敬仰和歌颂的,并不止在重大疫情之间。原则是要方式对、情商高、动机纯。”

朱渊

宅在家,“武功不废”。早在上周就通过邮件收到后续音乐季音乐会乐谱的上海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在将近一周的云训练后,于昨日交出了一份阶段性成果汇报——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各声部视频大集成。据悉,这部作品将在5月底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音乐会”中亮相。

虽然“熬”过漫长的假期,但面对依然严峻的疫情形势,乐团采取了各项严格的防控措施,“严防死守”每一位爱乐人的健康。疫情期间,乐团防控小组以居家办公为主,建立全面的人员健康统计制度,尽力保障必备的卫生防护物资,多方位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建立领导班子值班和重要岗位轮班制度,制定疫情整体防控工作方案,力求在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守稳爱乐之家。

停工期,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孙红的手机更为忙碌了。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讨论都是在线进行,微信视频会议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据他介绍,疫情期间爱乐乐团工作人员成立了紧急疫情小组,在线开展各项工作。

此外,演奏员也能在家自行练习。爱乐乐团建立了声部长训练机制,由声部长进行线上业务培训及指导。乐团邀约作品《白求恩在晋察冀》,正由乐团借助微信在线跟进作曲家吕其明的原创进度,随想曲计划于2月中旬完成。

无独有偶,沉寂许久的上

海芭蕾舞团排练厅近日也再度响起亲切悦耳的钢琴声,只是若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并不似寻常大规模排练场面,偌大排练厅里十来个演员,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各个区域,互相之间保持2米距离。而即便仍有旋转跳跃等大动作,挥汗如雨的演员们却自始至终戴着口罩。练得精,艺术修养精进不辍。

由于疫情的关系,上芭大部队在2月1日结束美国巡演后,抵沪就开始了居家隔离。上海有家的在家里隔离,家在外地的则在宿舍隔离。半个月的时间,对演员们而言是难得的假期却也是一场博弈,演员们普遍担心:“家里和宿舍地方毕竟有限,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拉伸练习,但是没有办法做大幅度的舞蹈动作和身体机能训练,不晓得回到排练厅是不是原来的自己。”

为打赢这场战“疫”后能在舞台上璀璨绽放,本周,“宅”家超过14天的近50位演员分为5个班,开始于上下午分时段回归教室。既要保证健康的安全,也要保证演员职业生涯的安全,上芭推行了一系列卫生消毒措施。演员们进团前,不仅需要量体温、洗手,还要在门口喷洒了消毒液的脚垫上多踩踩。排练厅的把手、镜凳、地面、开关、更衣室、茶水间、洗手间等等,团里的每个角落都两个小时消毒一次。团长辛丽丽说:“我们丝毫不敢懈怠,还是要做最严密的防护。”

本报记者 朱渊

创作公益歌曲的上海爱乐乐团  
驻团作曲家龚天鹏人间一日  
编剧三集《新世界》漫步式追  
剧谁买账?

## 文化娱乐现象 述评

终于,70集的电视剧《新世界》(见上图)今晚迎来大结局。从收视效果上来看,这部剧在战“疫”时期播出,收视排名29天居省级卫视同时段第一,给大家安心宅在家里追剧的理由。尽管制作精良,亮点颇多,不可忽视的是,网络评分的下滑,尤其不少观众抱怨和调侃剧情的节奏——用70集讲完了22天的故事。可谓,人间一日,编剧三集。

这22天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描写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夜,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监狱长、国民党小官、小警察等各色人物的不安、惶恐和心思、动机,可以说是一幅北平黎明前的百态图景。具体而言,《新世界》围绕着“插香”结义的三兄弟展开,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则是中共密派和谈人员与守城的傅作义将军见面,会谈和平解放北平。但是该剧并没有完全正面描写“秘密会谈”这一重大事件,而是细致地讲述三兄弟及其周围人物在“围城”的22天里所发生的一系列“平民事件”。

从平民的视角出发,这是这部剧的优点,也是近期影视创作的主流。三兄弟中,徐天一个小警察,视生命最珍贵。当徐天遇到共产党员田丹时,他视生命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一下就接受了田丹代表的共产党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他毫不掩饰地喊出:田丹替咱北平人跟国民党讲理来了。他明白共产党尽所有力量和智慧是为了实现和平解放北平老百姓免遭涂炭,徐天这一小人物在剧中成

为北平城老百姓渴望新世界的象征。关于“新世界”的描述,也带着生活的温度。主人公田丹在与父亲田怀申坐着火车共赴北平时,她问父亲:“爸爸,新世界是什么样啊?”父亲说,“新世界拥抱我们的时候,会有一些陌生,但它一定是温暖的、可靠的,就像一台充满活力的机器。我们需要奔跑,才能跟上它的节奏。”

接下来要说“但是”了!抛开剧中人物、悬念的设置这些细节不谈,观众最主要抱怨的是剧情的节奏,有观众甚至表示,看过前两集,再看第38集,剧情完全也能接得上。毕竟,用70集的篇幅,讲述22天的事情,这就形成了剧中时间轴和剧外真实时间的错位,观众或许已经看了一个月的剧,但剧中的时间其实还不到7天。

片中,集编导于一身的徐兵用了大量的镜头来拍摄天空、草丛,并在第1集一开始,就用了一个长镜头,画面精美,如长卷一般,将北平的风土人情缓缓展开,只是这种诗意的空镜头多了,剧情几天下来都原地踏步,难免会让观众哈欠连天。再加上剧中“小红袄”的身份作为悬念从头贯穿到底,观众便更加郁闷急躁。

“这个戏和大部分观众在这10年接触的戏的形式、节奏都不一样。”不久前,徐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通过这部剧改变一些,“如今观众看戏,总是习惯于前三集就知道剧情。知道剧情了之后,他看什么呢?”也许,在这个习惯了快节奏的时代里,漫步式的追剧体验,是徐兵想带给我们的《新世界》,但观众是否买账? 本报记者 吴翔